

管士光文存

管士光

第一卷
* 文史散论
* 散叶集锦
* 名作品评
* 出版浅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管士光文存

第二卷

* 文史散论
* 散叶集锦
* 名作品评
* 出版浅论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管 斌

责任校对:李 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士光文存/管士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7164-7

I. ①管… II. ①管… III. ①管士光-文集 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8399 号

管士光文存

GUANSHIGUANG WENCUN

管士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6

字数:3450 千字

ISBN 978-7-01-017164-7 定价:388.00 元(全六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近照

第五章

梁宗之游与东征

一 李白与杜甫

开元二十七年送别高适以后，高适仍然寄居梁宗，^{梁宗}在这一带漫游。他曾同当地的地方官员如李少康等人往来应酬，写下了《酬别张少府》《赠别北楼兄》等诗，^{梁宗}以《梁宗太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任灵昌郡（首）太守李邕与高适《赠高适》一篇，高适自谓“才无能力”，但“尚怀知音”，便写此《李邕赠高适》。高适与李邕的交谊大约就是在此期建立的，由李邕赠赋可以想见，当时高适已经是有名人了。

天宝三载（公元七四四）秋天，李白和杜甫来到梁宗，开始三位诗人同游梁宗的快意生活。

李白（701—762）字太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隋末他祖辈流亡至西域的碎叶，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李白的父亲李客才携带家族重返内地，定居于西蜀绵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李白后来为自己出蜀远游时曾“不逾一手，载金三十万”（《上安州裴长史书》），又在《献于敬之送从侄南游庐山序》

自序

时间过得实在是快,近来我常常想起庄子《知北游》中的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诚哉斯言。记得2010年初秋,我编定了《管士光作品集》以后写了篇《编后记》,算来已经是六年以前的事了,但那时的感慨现在还是依旧,我在那篇《编后记》里说:

编定这个集子,突然想到梁启超的一段话:“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想想自己此时的心情,似乎介于“老年人”与“少年人”之间——编定集子,把以往清点一过,对既往难免生留恋之情;将过去打包放下,对未来又自然生希望之念,其中的欣然与惆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现在在这套“文存”即将出版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杨绛先生“打扫战场”的说法,当然,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都不能与杨绛先生相比,但那种心境依稀有几份相似,说到“把以往清点一过”,这次做得无疑更加彻底。我记得我的文章第一次印成铅字,还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是一篇杜撰的习作,写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故事,文章的题目很时髦,叫《高粱红似火》,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当然没有稿费,报社

寄来一本革命故事汇编,都是些杜撰的故事和人物,现在记得的只有报社的那颗红色的印章了。奇怪的是,这方印章在我的梦中还出现过几次,可见当时印象之深了。从那以后又发表过几篇文章和所谓的“诗作”,现在看来,实在是幼稚。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有一阶段我对诗歌着了迷,除了唐诗以外,特别喜欢贺敬之、李瑛的诗作,他们的许多作品如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回延安》和李瑛的《枣林村集》《红花满山》等,我当时都能背诵下来,渐渐开始模仿着写了起来,我从总角之年就相知相交的朋友宋丹和我在一个团当兵,他在上中学时就鼓励和支持我学习写作,这时便请他所在连队的文书帮我刻印出来,名之曰《兵之歌》,至今我还保存了一本,它已经成为我那一段生活的珍贵记忆……除了这些“少作”以外,我发表的第一篇貌似学术的文章是在1984年《文史知识》刊载的《安禄山其人》,从那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里,我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三十多年过去了,竟也有了一些积累,出版的各种著述、注释、译作以及参与主编的各种辞书大小小小也有了三十多种,其中有的自以为还有些分量,有的也只能是充数而已,但回头静观,却无一不令我心生感慨,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因为那一页页印满文字的纸上明明飘浮着属于我的岁月浮云……近半年以来,我集中精力收拾这一片片浮云,也确实下了一点儿功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了编选这个“文存”,我在工作之余,把以往发表和出版过的文字收在一起,也找出了一小部分过去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的旧作,经过认真思考,精选出一些内容,编为六卷,踌躇再三,还是取了一个有几分张扬的书名,知我罪我,对已耳顺的我来说,只能一笑了之了。不知为什么,在编这套“文存”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尊敬的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任社长严文井先生一则逸事:有人提出应该出版《严文井全集》,文井先生对人说:地球也许在某一天会毁灭,人类会提前搬到其他星球上去,搬家的时候会带走《李白全集》《杜甫全集》《红楼梦》等等,那都是经典之作,值得带走,我的书没有这个资格,既然如此,何必现在花费力气出版全

集呢？我有时带着一种有趣的心态想：假如严文井老社长问我为什么要花力气编一套“文存”，我也许会顾左右而言他吧！

“文存”分为六卷，大体情况如下：第一卷是我对古代文学、文化、历史及出版工作的研究论文和文章，也有为一些辞书撰写的辞条。这些辞条有的还有学术价值，过去散见于各种辞书，此次收在一起，至少还有保存资料的价值吧。第二卷是六个小册子，前三个小册子分别论述了异域文化在唐代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后三个小册子是中国文史人物故事中的三种，分别介绍了苏武与李陵、唐玄宗与杨贵妃和唐代诗人岑参。第三卷收入三部著作，分别论述了唐代边塞诗派代表人物高适和岑参的生平与创作，其中《高适评传》是我曾经提到在最后一刻失去面世机会的旧作，此次做了一点充实加工，算是“起死回生”了。我曾对盛唐的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做过集中的探讨，翻看旧稿，感到研究的深度还明显不够，因此此次未收入“文存”，只能留待以后继续深入研讨了。第四、五两卷是关于李白的专题研究，第四卷由李白研究和对其名篇的赏析构成，第五卷是对李白诗全集的注释、解读，对李白作品系年、作品思想指向及艺术特点的探讨体现在对其作品的注释之中。我读研究生的方向是唐代文学，而我的研究重点又是李白及其作品，所以这部分收入的内容是我比较看重的，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也收入了刘忆萱老师的几篇文章，因为作为《李白新论》应该整体收入，也算是对刘忆萱老师的一种纪念吧。第六卷是关于唐诗宋词的注释与品读，也反映了我对唐诗宋词中一些学术问题的探讨与思考。也许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原因吧，我过去所作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注释有十余种，此次只选了学术性较强的《李白诗集新注》和唐诗宋词的注释，算作一类著述的代表吧。

回望来时路，心中难免生出无限感慨。十年以前，我的另一本论文集《浅草集》编定后，我写下一篇《自序》，其中概述了我走过的学术道路，不妨抄在这里：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主要是我过去写的有关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文学的一些论述文字，偶尔也涉及历史和哲学史的内容，所谓“文史哲不分家”是也。这些文字大多都曾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这次未作大的修改，以存其真。这些文字的学术价值高低姑且不论，但却是我留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足印，他人视之平常，我则难免有敝帚自珍之感，因此，不揣浅陋，将其收拾在一起，希望不是毫无价值的“自恋”行为。

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是由唐诗开始的。我印象中最早听到唐人诗句并不是在课堂上，而纯粹出于偶然。当时我还很小，大约也就八九岁的样子，父亲在一所部队院校工作，我去院里的一栋宿舍楼找小朋友玩，在楼道里遇到一位戴眼镜的解放军军官随口朗诵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后边还有一些句子，我记不住了，但这句诗我听懂了，也记住了，以后才知道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而《将进酒》也就成了我最喜爱的唐诗名篇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文学的兴趣像野草一样滋生，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有朋友开玩笑地帮我分析，认为这与我祖父是乡村教书先生有关，我也只能一笑而已。在那个时代，我同许多大院的孩子一样少不了参与打架和胡闹，甚至也曾参与剪掉女老师长辫子的“革命行动”，虽然因为年纪还小，只能跟在大孩子后边乱跑，但也不是一无所获，比如，我记得有一次我与几个最要好的小伙伴翻窗跳入我所上的“六一小学”的图书室，随手偷出了一些被定为“封资修”货色的书，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本《复活》，我读了这本书，似懂非懂，但印象相当深刻，后来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才意识到这部名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不由隐隐地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有一位名人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所有评论家都是失败的诗人。我不是评论家，但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诗人，在那精神匮乏的时代，我写过不少自以为是诗和散文的东西，偶尔也发表几篇，在激动和兴

奋之后,对唐诗的兴趣却又日益炽烈起来,在部队当兵的三年里,一部《唐诗三百首》几乎时刻陪伴着我,在冬天早晨出操时,在夏日深夜站岗时,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地背诵那些常读常新的名篇,在那紧张而单调的士兵生活中,先贤的诗句使我的精神得到了难得的滋润。

当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非常自然地要求参加高考,并报考了中文系,到大三时,对古典文学的兴趣更浓厚了。因为视野开阔了,读的书也多了,于是有了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想法,大四毕业论文我便选了探讨李白诗歌特色的题目。之所以选定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除了我的兴趣外,主要是当时对世事纷争心灰意冷,希望“躲进小楼成一统”,在读书求学中寻找生活的乐趣。论文题目确定以后,系里指定的指导老师是刘忆萱先生,经过刘先生的认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经几次修改后获得发表。不久,我又顺利成为刘忆萱先生的研究生。在跟随刘先生学习的三年里,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更加懂得了如何做人;不仅完成了毕业论文,还与刘先生一起撰写了一些文章,后来作为《李白新论》得以出版,使我逐渐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另一位老师冯其庸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教诲也令我终生受用。因为刘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冯先生便对我随时加以指导,1984年我与李岚、徐甸、谭青等几位同学一起随冯先生作研究生毕业实习,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先山东,后江南,又沿长江经武汉、宜昌、万县等地而远赴蜀中,从蜀中归京途中又去了汉中、西安等地,一路上不仅结合所学专业作了实地考察,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更拜访了许多名家大师,使我获益极大;而冯先生不畏艰苦、一心向学的精神更令我深受感动,至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使我不敢过于懈怠。特别应该提起的是,我在读书期间撰写了《高适评传》一稿,正不知如何处理,一次,在校园里遇见冯先生,我冒昧地请冯先生为我向出版社推荐,冯先生立即应允,书稿交到出版社后,编辑认为质量尚好,作了加工,准备出版,后因出版社内部人事变动,

这本书终于没有出来,但我将其改写为《高适·岑参》在若干年后在杨爱群兄主持下得以出版。这件事在冯先生看来,可能只是小事一桩,事后我也再未提起,其实心中一直不敢忘记。其他老师对我也多有帮助,借这个机会多说几句,以表达我对给予我人生推力的刘忆萱、冯其庸以及朱靖华等各位老师的衷心谢意!

我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唐代文学,但我的兴趣比较杂,比如,我在学习古典文学的同时,也曾打算写作历史小说,因此读了一些正史和野史,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颇有兴趣,收在集子里的《安禄山其人》便是此类习作,值得一说的是这篇文章在1984年发表在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上,对我以后的读书与研究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鼓励作用的。

与在科研单位从事专业研究或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学者相比,我的学术道路比较简单,研究的成果也十分有限。前人总说当好一个编辑,首先要成为“杂家”,最好同时也是一位专家。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是会有些气馁,暗自叹气:且不说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就是工作的环境和所面对的现实,做一个“杂家”尚且极为不易,遑论“专家”呢!不过,在我们编辑这一行里,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一流学者。比如2016年年初去世的傅璇琮先生,他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等,已经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近日读了李岩和刘石两位老朋友怀念傅先生的文章,使我十分感动,更生敬佩之情。与出版行业出现的一流学者相比,我自然有一种惭愧之感,所以在“文存”出版的时候,自认为没有必要展开叙述,只是把一篇旧序抄在这里就可以了,希望得到师友和读者的理解与谅解。当然,有些细节还可以补充,比如,近日,父亲住院检查,我有时陪侍左右,闲谈中说到,我在大学时要做学年论文,父亲和我聊天,问我准备选哪方面的内容,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今后想从事文学创作,父亲沉吟良久,说从实际情况看,写文章比较危险,弄不好要吃大苦

头,于是劝我还是研究古典文学吧。当时是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人们难免心有余悸,我认为父亲的建议很有道理,也与我个人的性格暗合,觉得将来能做一个学者也很有意义,因此便选了古典文学的题目,大学毕业以后又继续读了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生。现在想来,我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就我的才智来看,选择这条研究之路,多少还会有些成果,如果选择了文学创作之路,估计早就改行了吧!从这个细节来看,我的成长也没有离开父母的目光,看到父母满头的白发,心中自然又生出无限感慨!

编辑,常常被称作“杂家”,能否成“家”自有公论,但一般都有“杂”的特点。说到我的兴趣比较杂这一点,从这套“文存”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也许正符合编辑工作的需要,我的研究和写作对我的工作也的确很有帮助,但涉及的内容相对比较广泛,论述得往往不够深入,也反映了我作为编辑的一个特点,“实在说来,有些课题是我感兴趣的,也下了些工夫;有些内容,则仅仅是因为工作需要,难免浅尝辄止,尚未深入。总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和探讨,学无止境,真乃人生之至乐也!”(《管士光作品集·编后记》)这段说于六年前的话,今天再说一遍仍然很切合我的实际情况和心境,我也的确设想了几个有意思的题目,想在今后相对悠闲的生活中用以打发光阴,庶几使自己以后的生活不至过于无聊……

这次我的旧作能够集中编成“文存”出版,得益于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的资助,得益于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兄、常务副社长任超兄的鼓励和支持,得益于老朋友孙兴民兄的具体帮助,心中虽有许多感慨,说出口却只有两个字:谢谢!

管士光

2016年9月27日初稿于京东静思斋

2016年11月10日改定于朝内大街166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9室

本卷说明

本卷内容主要来自《浅草集》(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出版)和《管士光作品集》(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文章顺序作了调整,也增加了一些当时未收入集子中的文章。《散叶集锦》是新补入的内容,主要来自我为一些辞书撰写的条目,敝帚自珍,不舍得丢弃,希望读者理解。

目 录

文史散论

唐宋诗歌发展概述	3
唐代的哲理诗	14
唐代的咏物诗	21
盛唐边塞诗派	27
浅论盛唐边塞诗派的艺术风格	32
漫说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条件	39
从孟浩然的诗看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合流	45
浅论李白李贺浪漫主义特色之异同	52
论李贺的诗	64
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晚唐小品文作家作品简论	78
王安石的生平与散文创作	87
说说中国古代寓言	94
论咏物诗	96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诗与词	104
什么是绝句	117
说词牌《摸鱼儿》和《临江仙》	124
《咏物诗选》前言	127
《咏物词品珍》前言	129
《千家诗评注》前言	131

《唐诗三百首新编》前言	133
《唐人绝句一千首》前言	134
古诗与名花	138
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	
——古诗与梅花	138
惟有此花开不厌 一年长占四时春	
——古诗与月季	145
竞夸天下无双艳 独立人间第一香	
——古诗与牡丹	14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古诗与荷花	155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古诗与菊花	161
唐玄宗其人	166
安禄山其人	179
孔子是否杀了少正卯	185

名作品评

读储光羲的《钓鱼湾》	189
千古绝唱《燕歌行》	191
高适的《古大梁行》	198
刘禹锡诗二首赏析	201
读施肩吾的《望夫词》	204
读李贺的《宫娃歌》	206
于湊《里中女》赏读	210
罗隐诗三首赏析	212
读《英雄之言》	215
读陆龟蒙的《别离》	217
《野庙碑》赏析	219
司空图《退居漫题七首(其三)》赏析	223
来鹄的《云》	224

花蕊夫人徐氏的《述国亡诗》	226
清人诗词三首赏析	227

散叶集锦

中国辞学大辞典·诗风流派(49 则)	235
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国内研究(114 则)	254
中外小说大辞典·外国小说(114 则)	326
禁书详解(21 则)	394
历代狐仙传奇全书(7 则)	417

出版浅论

守正出新:资源整合与选题创新	443
从人文社的经营理念谈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458
发挥优势 繁荣出版	
——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文学出版工作的思考	464
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做好出版工作	470
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初步思考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	474
出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中遇到的六个难点	479
关于软实力的一些思考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实践谈起	484
坚持走出版创新之路	
——在“三个一百”上的发言	489
阅读·精品	
——出版社的责任	491
关于禁书现象的思索	494
温故知新 登高望远	
——人文社古籍图书出版硕果累累	496
仍在路上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权贸易的片段记忆	499
精益求精为读者	

——写在新版本《红楼梦》第三版出版之时	505
社庆三题	507
与哈利·波特邂逅	
——在香港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2003年12月19日)	511
“哈迷”,请耐心等待	
——一个出版者的话	525
感谢与思索	
——茅盾文学奖揭晓后的感想	527
勇于竞争 坚决维权	532
编书人的“幸福时光”	
——漫说“作家学术随笔丛书”和“漫说丛书”	534
和谐的“四重奏”	
——介绍四套古典文学丛书	536
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	539
新的角度 新的概括	
——评《中国古代文体丛书》	541
我难以忘怀的一本书	
——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544
印象深刻的四个细节	
——读《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545
唐诗研究的新收获	552
《浅草集》自序	554
《管士光作品集》编后记	557

附 录

棋逢对手	561
亦师亦友忆志刘	565